

卷第三百一 神十一

汝陰人 崔敏殼 張安 仇嘉福 食羊人 王峻

汝陰人

汝陰男子姓許，少孤。為人白皙，有姿調，好鮮衣良馬，游騁無度。常牽黃犬，逐獸荒澗中，倦息大樹下。樹高百餘尺，大數十圍，高柯旁挺，垂陰連數畝。仰視枝間，懸一五色彩囊，以為誤有遺者，乃取歸，而結不可解。甚愛異之，置巾箱中。向暮，化成一女子，手把名紙直前，云：「王女郎令相聞。」致名訖，遂去。有頃，異香滿室，漸聞車馬之聲。許出戶，望見列燭成行。有一少年，乘白馬，從十餘騎在前，直來詣許曰：「小妹粗家，竊慕盛德，欲託良緣於君子，如何？」許以其神，不敢苦辭。少年即命左右，灑掃別室。須臾，女車至，光香滿路。侍女乘馬數十人。皆有美色，持步障，擁女下車，延入別室，幃帳茵席畢具。家人大驚，視之皆見。少年促許沐浴，進新衣，侍女扶入女室。女郎年十六七，豔麗無雙，著青袿襪，珠翠璫錯，下階答拜。共升堂訖，少年乃去。房中施雲母屏風，芙蓉翠帳，以鹿瑞錦障暎四壁。大設珍肴，多諸異果，甘美鮮香，非人間者。食器有七子螺、九枝盤、紅螺杯、葉葉碗，皆黃金隱起，錯以瑰碧。有玉壘，貯車師葡萄酒，芬馨酷烈。座上置連心蠟燭，悉以紫玉為盤，光明如晝。許素輕薄無檢，又為物色誇眩，意甚悅之。坐定，許問曰：「鄙夫固陋，蓬室湫隘，不意乃能見顧之深，歡忭交並，未知所措。」答曰：「大人為中樂南部將軍，不以兒之幽賤，欲使託身君子，躬奉砥礪。幸過良會，欣願誠深。」又問：「南部將軍今何官也？」曰：「是嵩君別部所治，若古之四鎮將軍也。」酒酣歎曰：「今夕何夕？見此良人。詞韻清媚，非如聞見。」又援箏作飛鴻別鶴之曲，宛頸而歌，為許送酒。清聲哀暢，容態蕩越，殆不自持。許不勝其情，遽前擁之。乃微盼而笑曰：「既為詩人感悅之譏，又玷上客掛纓之笑，如何？」因顧令撤筵，去燭就帳。恣其歡狎，豐肌弱骨，柔滑如飴。明日，遍召家人，大申婦禮，賜與甚厚。積三日，前少年又來曰：「大人感愧良甚，願得相見，使某奉迎。」乃與俱去，至前獵處，無復大樹矣。但見朱門素壁，若今大官府中，左右列兵衛，皆迎拜，少年引入，見府君，冠平天幘，絳紗衣，坐高殿上，庭中排戟設纛。許拜謁，府君為起，揖之升階，勞問曰：「少女幼失所恃，幸得託奉高明，感慶無量。然此亦冥期神契，非至精相感，何能及此。」許謝，乃與入內。門宇嚴邃，環廊曲閣，連互通。中堂高會，酣燕正歡，因命設樂。絲竹繁錯，曲度新奇。歌妓數十人，皆妍冶上色。既罷，乃以金帛厚遺之，並資僕馬，家遂（遂原作送。據明鈔本改。）贍給。仍為起宅於裡中，皆極豐麗。女郎雅善玄素養生之術，許體力精爽，倍於常矣。以此知其審神人也。後時一歸，皆女郎相隨，府君輒饋送甚厚。數十年，有子五人，而姿色無損。後許卒，乃攜子俱去，不知所在也。（出《廣異記》）

崔敏殼

博陵崔敏殼，性耿直，不懼神鬼。年十歲時，常暴死，死十八年而後活。自說被枉迫，敏殼苦自申理，歲餘獲放。王謂敏殼曰：「汝合卻還，然屋舍已壞，如何？」敏殼乞固求還，王曰：「宜更托生，倍與官祿。」敏殼不肯，王難以理屈，徘徊久之。敏殼陳訴稱冤，王不得已。使人至西國，求重生藥，數載方還。藥至布骨，悉皆生肉，唯腳心不生，骨遂露焉。其後家頻夢敏殼云：「吾已活。」遂開棺，初有氣，養之月餘方愈。敏殼在冥中，檢身當得十政刺史，遂累求凶闕，輕侮鬼神，辛獲無恙。其後為徐州刺史。皆不敢居正廳，相傳云，項羽故殿也。敏殼到州，即敕賴灑掃。視事數日，空中忽聞大叫曰：「我西楚霸王也。崔敏殼何人，敢奪吾所居！」敏殼徐云：「鄙哉項羽！生不能與漢高祖西向爭天下，死乃與崔敏殼爭一敗屋乎！且王死烏江，頭行萬里，縱有餘靈，何足畏也。」乃帖然無聲，其廳遂安。後為華州刺史。華嶽祠旁，有人初夜，聞廟中喧呼。及視庭燎甚盛。兵數百人陳列，受敕云：「當與三郎迎婦。」又曰：「崔使君在州。勿妄飄風暴雨。」皆云：「不敢。」既出，遂無所見。（出《廣異記》）

張安

玄宗時，詔所在功臣、烈士、貞女、孝婦，令立祠祀之。江州有張安者，性落拓不羈。有時獨醉，高歌市中，人或笑之，則益甚，以至於手舞足蹈，終不愧恥。時或冠帶潔淨，懷刺謁官吏，自稱浮生子。後忽無疾而終，家人既葬之。每至夜，其魂即謁州牧，求立祠廟。言詞慷慨，不異生存。時李玄為牧，氣直不信妖妄。及累聞左右啟白，遂朝服而坐，召問之，其魂隨召而至。玄問曰：「爾已死，何能復化如人？言詞朗然，求見於餘，得何道致此？必須先言，餘即與爾議祠宇之事。」其魂曰：「大凡人之靈，無以尚之。物之妖怪，雖竊有靈。則雲與泥矣。夫人稟天地和會之氣，方能成形。故人面負五嶽四瀆之相，頭象天之圓，足象地之方。自有智可以料萬事，自有勇可以敵百惡，又那無死後之靈耶？況浮生子生之日，不以生為生；死之日，不以死為死。其生也既異於眾，其死也亦異於眾。生子今日聞使君之明，遇天子之恩，若不求一祠，則後人笑浮生子不及前代死者婦人女子也。幸詳而念之。設若廟食自使君也，使浮生子死且貴於生，又足以見人間貪生惡死之非也。」州牧曰：「天子之前代之功臣、烈士、孝女、貞婦之祠者，示勸戒，欲後人倣效之。苟立祠於爾，不知以何使後人倣效耶？」魂曰：「浮生子無功無孝無貞可紀也。使君殊不知達人之道，高尚於功烈孝貞也。」州牧無以屈，命私立祠焉。（出《瀟湘錄》）

仇嘉福

唐仇嘉福者，京兆富平人，家在簿台村。應舉入洛，出京，遇一少年，狀若王者。裘馬僕從甚盛。見嘉福有喜狀，因問何適。嘉福云：「應舉之都。」人云：「吾亦東行，喜君相逐。」嘉福問其姓，云：「姓白。」嘉福竊思朝廷無白氏貴人，心頗疑之。經一日，人謂嘉福：「君驢弱，不能偕行，乃以後乘見載。」數日，至華嶽廟，謂嘉福曰：「吾非常人。天帝使我案天下鬼神，今須入廟鞠問。君命相與我有舊，業已如此，能入廟否？事畢，當俱入都。」嘉福不獲已，隨入廟門。便見翠幙雲黯，陳設甚備，當前有床。貴人當案而坐，以竹倚床坐嘉福。尋有教呼嶽神，神至俯伏。貴人呼責數四，因命左右曳出。遍召關中諸神，點名閱視。末至昆明池神，呼上階語。請嘉福宜小遠，無預此議。嘉福出堂後幕中，聞幕外有痛楚聲，扶幕，見一婦懸頭在庭樹上。審其必死，心色俱壞。須臾，貴人召還，見嘉福色惡，問其故，具以實對。再命審視，還答不謬，貴人驚云：「君婦若我婦也，寧得不料理之，遂傳教召嶽神，神至，問何取簿台村仇嘉福婦，致楚毒。神初不之知，有碧衣人，雲是刺官，自後代對曰：「此事天曹所召。今見書狀送。」「貴人令持案來，敕左右封印之，至天帝所，當持出，已自白帝。顧謂嶽神，可即放還。亦謂嘉福：「本欲至都，今不可矣。宜速還富平。」「因屈指料行程，云：「四日方至，恐不及事，當以駿馬相借。君後見思，可於淨寶焚香，我當必至。」

僕策馬亦至，嘉福上馬，便至其家。家人倉卒悲泣，嘉福直入，去婦面衣候氣。頃之遂活，舉家歡慶。村里長老，壺酒相賀，數日不已。其後四五日，本身騎驢，與奴同還，家人不之辨也。內出外人，相遇便合，方知先還即其魂也。後歲餘，嘉福又應舉之都。至華嶽祠下，遇鄧州崔司法妻暴亡，哭聲哀甚，惻然憫之。躬往詣崔，令其輟哭，許為料理，崔甚忻悅。嘉福焚香淨室，心念貴人，有頃遂至。歡敘畢，問其故，「此是嶽神所為，誠可留也。為君致二百千，先求錢，然後下手。」因書九符，云：「先燒三符，若不癒，更燒六符，當還矣。」言訖飛去。嘉符以神言告崔，崔不敢違。始燒三符，日晚未愈。又燒其餘，須臾遂活。崔問其妻，「初入店時，忽見雲母車在階下，健卒數百人，各持兵器，羅列左右。傳言王使相迎，倉卒隨去。王見喜，方欲結歡，忽有三人來云：太乙神問何以奪生人妻？神惶懼，持簿書云：天配為己妻，非橫取之。然不肯遣。須臾，有大神五六人，持金杵，至玉庭。徒眾駭散，獨神立樹下，乞宥其命。王遂引已還。」嘉福自爾方知貴人是太乙神也。爾後累思必至，為嘉福回換五六政官，大獲其力也。（出《廣異記》）

食羊人

開元末，有人好食羊頭者。常晨出，有怪在門焉，羊頭人身，衣冠甚偉。告其人曰：「吾未之神也，其屬在羊。吾以汝好食羊頭，故來求汝。輟食則已，若不爾，吾將殺之。」其人大懼，遂不復食。（出《紀聞》）

王峻

王峻氣充雄壯，有龍虎之狀，募義激勵，有古人之風。馭下整肅，人吏畏而義之。峻卒後，信安王禕，於幽州討奚告捷。奏稱，軍士咸見峻領兵為前軍討賊。戶部郎中楊伯成上疏，請為峻墳增封域，降使享祭，優其子孫。玄宗從之。（出《譚賓錄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